

《繩結》

歷史就是繩結，每個繩結長得都一樣。

嚐過被糾纏的感覺？那種緊緊的掐住你喉嚨怎麼甩也甩不掉的糾纏。
你能撐多久？一分鐘？十分鐘？還是一輩子？

第一章 陸大

這一切都是從一開始就註定的。

我體內的男性和女性結合那一天晚上，父親很少見的心情不好。他從母親身上離開後，翻躺雙人床左側，沈默的點了一根長壽煙，沈重的抽了起來。父親頭髮濃，從肺腔裡吐出來白的煙跟他一頭黑的髮，凝結出一種黑白片的憂鬱氣氛，在房間裡散不去。

他下午剛收到一張校召通知單，要去幫國民黨保衛台灣一個禮拜。

那一年四月蔣介石心臟病發死亡，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夢逐漸從裡層熟爛到表皮，再沒人敢用力去按壓。社會上瀰漫一股肅哀與躁動不安的氣息，經營台灣近三十年，上位者與下位者的血脈早已連成一氣，哪一處山雨將來了，兩邊都清楚。

那時候剛完事的父親已經三十八歲；母親還未滿二十二，年齡相差懸殊讓兩人戀愛過招的模樣青澀得像正在挖鑿一口井。父親年紀說起來也不是太大，但也許是生活壓力；也許是天生自然，總動不動就裝出一副彷彿人生慘澹的憂鬱模樣。祖父過世後一筆田產自動切割成四分留給父親與他的兄弟們，排行最小的父親從小就備受寵愛，分得田產也多一些，所幸他三個兄長早已奮鬥有成，不與他計較。倒是父親自己很計較，分了家產後他鮮少與三個哥哥連絡，堅持尊嚴似的四處躲著家族聚會，即便到後來因為屢屢投資失利，生活幾乎無以為繼的時候，他仍咬著牙自己苦撐。

遇上母親前父親是個水電零工，正存錢想要開一家像樣的電器行。青春剛盛開的母親愛上父親，陪著吃苦打零工還批了許多鞋底回家做手工到半夜，後來電器行如願開了卻很快又關，裝憂鬱的習慣從父親渲染到母親眉間。

父親皺眉的樣子就是與人不同，母親極愛，但母親不愛父親抽煙，煙味讓她反胃，尤其在剛做完愛的現在，全身上下感受力正纖細而強大的時刻。

可是她還是湊上去吻了父親，把愛與厭都吻在嘴裡。

父親心態也許熟老但肉體卻還年輕，當時他憂愁眉宇底下思考的並不是去當幾天不知所以的兵或即將損失的收入，他心裡只是很單純的擔憂當兵那幾天會失去的短暫自由與母親豐美肉體。母親自己湊上來的吻讓他的憂愁暫時一掃，放下纏著白煙的煙條再度翻身埋入母親白嫩的胸脯，撫愛起來。

還在努力探索對方身體的父親與母親並不知道，除了外在的政治經濟生存問題，在他們身體裡層也已經悄悄的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此影響他們的人生，使他們永遠沒有辦法分開，卻也不可能在一起。

就像煙與香煙，都在使對方死。

很小的時候我不確定父親與母親後來發生的一切狀況是不是因為我，現在，我終於可以肯定，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確實是我。

母親只愛父親，這點我小時候非常確定。

當我身上的痛覺開始與記憶連結，我就非常害怕母親，一條一條往身上掃來的水管，讓我必須每天都有進度的學習起謹慎、沈默與兇殘的生存之道。

她並不是每天都很兇，有時她看起來非常的棒。她是個很美的女人，也懂得自己的優勢，當她微笑的時候，還沒青春期的我也能感受到一股雄性的催燥。但因為我當時是受箝制的弱勢，握有隨時朝我臉上呼一巴掌權力的她表現出如此甜美而溫暖的母愛時，我內心其實總是充斥著對於暴躁的她的預期心理而害怕得幾乎顫抖。

日子只要不停，我就會長大，而隨著我的成長，害怕也會長大，變成一種恐懼。

懂得恐懼之後，便會懂得面對、懂得逃避，懂得反抗。

記得第一天上小學，母親從床上把仍睡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叫醒，俐落而略顯粗暴的將白藍褲套在我身上。隨即把我和她自己擺上腳踏車，咿歪咿歪的騎向陌生而遙遠的上學路。

那天母親特別穿了一套嶄新的洋裝，青翠素雅的鮮綠色，左胸前繡一朵鮮豔的紅花，腳上穿著她唯一的一雙高跟鞋。

因為時間有點遲了，母親兩腳踩腳踏車的速度快得有點失去理智。我坐在腳踏車後座，看著母親因為用力而幾乎離開坐墊的臀部，渾圓而飽滿，兩片臀肉不斷快速的互相擠壓，寬鬆而薄軟的長裙因而慢慢的被夾入臀縫中，而讓臀型更加明顯。看著母親長裙裏出的臀部，兩股肉片擠壓的中心點像有一股吸力，幾乎不曾那麼早起的我突然莫名感覺到暈眩起來。下一刻，便是和母親一起跌落到路邊的竹林裡，而徹徹底底的遲到了。

母子倆奮力從竹林裡將腳踏車抬出來後，母親不像往常一樣破口大罵，只是看一眼自己身上的洋裝，再看一看稍微變形的車輪，轉身拍一拍屁股上的泥巴，然後指了指學校的方向冷冷的說：「恁學校就在那邊，剩沒幾步路了，你自己走去。」然後便騎上失去了大半作用的腳踏車，吱嘎吱嘎的往一個陌生的方向騎去。

我們家住的這個鄉鎮叫做太平，名稱叫做太平但其實不是怎麼太平，這裡的馬路沒有一條是直的，不是放射狀的也不是井字形的，而是錯綜複雜彷彿糾纏的毛線球般難以理清。從來沒有一個外人可以靠電話指示就找到我們家，一概都是要到鄉界最外圍的大馬路上去把人帶進來。因為路不是直的，母親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路面上，被一家鐵皮搭建的車床工廠給掩去了。

我一個人馬路邊像在等待什麼似的站了很久，並沒有立即天愁地慘的哭叫起來。夏天的陽光狠毒，容易冒汗的我從白襯衫一直汗溼到藍短褲裡的內褲。汗溼的感覺像有一隻溫熱卻潮溼的手，一路從肚臍一直往褲襠裡摸去，有點癢，但那無形的手滑過後，感覺會像尿尿完般舒服。當時只有七歲不到的我就這樣站在夏天陰涼的竹林下，一直到眼淚終於流下來了，才跨上馬路，往學校的方向走去。我常在想，當時我要是願意向母親低頭，在她轉身跨上腳踏車的一刻放聲大哭，不知道我的人生會不會失去更多？

但是，在過了很久很久以後，每當想起那天的事情，我仍有想要殺死母親的衝動。

當天放學後，父親騎著同一台腳踏車來載我回家。當父親出現的時候手上還拿著一支在當時來說很大支的棒棒糖，在放學的人潮裡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

腳踏車變形的車輪似乎修理好了，還換了一個全新的輪胎，連原來鍊條生鏽會發出咿歪咿歪的聲音都沒有了。坐在父親平穩舒適的後座，我滿足的舔著那似乎永遠吃不完的棒棒糖，順便接受一路上如朝聖般虔誠而羨慕的眼光。

在即將回到家的一個轉彎，父親的聲音從前面傳來，聲音粗而穩。

「你媽早上沒打你吧？」

我頓了一頓，只搖搖頭沒回答，車子輕微的晃了晃，吱嘎吱嘎的聲音又出來了。

「嗯，那就好。」

我突然覺得舔在嘴裡的糖變得不那麼甜，很像吃過很苦很苦的中藥後吃的一塊小小的仙渣糖，嘴裡是很甜，但喉嚨裡苦的感覺，卻怎麼也化不去。我再舔了兩大口，將糖水和著口水蓄在嘴裡。盯著父親的背，趁一個顛簸，將棒棒糖輕輕丟在路邊。咂咂嘴，然後狠狠的哭了起來。

那一夜，父親和母親又吵了一整夜。

「那跟他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沒關係？要不是他，我會變這樣？」我聽見母親壓著嗓子吼。我不知道她說的是誰，我很希望不是我。

我抱著後來父親又買的一大包白脫糖，躺在床上，第一次感覺到夏日夜晚的溼悶，第一次發現關了燈還是睡不著，也是第一次發現，很多大人小孩並不一定是為了愛。

小孩的世界永遠比大人想像的複雜，他們之間的恩怨繚繞與莫名其妙，在變成大人之前，早就已經盤根錯節得比迷魂車的迷宮還要亂了。

小學一到四年級的時候我都跟黃文心同班，如果沒有發生陸大的事情，我應該會跟她同班到小學畢業，夠幸運的話也許可以跟她成為一對。

但是，雖然四年級的時候我就坐在黃文心的旁邊，但她幾乎沒有跟我講過一句話。每天早上，我到學校的時候，黃文心就已經在位子了。通常她在看故事書或者情書。當她看見我來了，她會把手肘橫上桌面，用手臂包圍屬於她的那半邊，不讓我看見她在幹什麼。

但我其實還是看得見，她在看情書。

常常聽很多人提到某某是某某學校的校花，我其實很不以為然，學校不可能會舉辦這種比賽來選出一個所謂的校花。既然沒有任何評比，為何有人可以武斷的說某某女生是校花呢？在我的認知裡這根本是毫無依據的。

但黃文心是我們學校的校花，這點我從來沒懷疑過。

從二年級開始我就看見她收情書了，雖然被老師抓到過幾次，但塞進她抽屜裡的情書還是越來越熱烈，到了四年級，她的抽屜裡甚至開始出現早餐、玫瑰花與明星的簽名照片。

托她的福，我常常會有豐盛的早餐吃，偶爾也會收到其實應該塞進她抽屜裡的莫名情書。剛開始收到莫名情書時我都會拿還給她，而她總會一臉寒氣的要我拿去丟掉。到後來我看見抽屜裡有情書便會直接拆開來看，看完後就拿去丟掉。

黃文心會把早餐分我吃的原因是我能幫她解數學題目。

那時候班上有兩個有錢人的小孩永遠都霸佔前兩名，而我是第三名，黃文心是優秀的好學生，每次月考的排名大約都在五名以內。

班上的前五名看起來都是一副驕傲的嘴臉，好像可以考前五名大概就永遠不會死掉的樣子。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但我感覺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會為自己考得很好感到不好意思。

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黃文心。

她的數學很弱，如果月考只考數學，她的名次大概會掉到後半段。數學老師上課時，她永遠都是埋著頭不停的抄著筆記，連老師的笑話都會抄進去。

「欸，這裡我不太懂。」每次數學課下課後，她一定會把她的筆記推到我面前，用鉛筆的橡皮擦那端指著她不會的地方問我，這是我少數有虛榮感的時刻，但我卻不敢表現出來。

奇怪的是她平常都很依賴我的能力，可是到了月考的時候她看到我就很像看到鬼一樣。尤其是月考結束考卷發下來時，看完我的考卷之後，她那股對我厭膩的感覺就特別明顯，彷彿我身上有屍臭味，或者根本我就是個屍體。

但其他時候，她都還算正常，所以我可以吃她的早餐，還可以幫她丟情書。

升上四年級那年暑假快結束的時候，一個名字聽起來像牛仔的颱風叫韋恩，像打巴掌一樣把台灣巴來巴去，害我們小鎮淹了一個禮拜的水，學校開學了又停課，好像暑假變長了。

再回到學校上課那天，教室裡全都是沙跟垃圾，操場上還有人撿到死魚，學校彷彿剛從水裡浮上來一樣，整個早上都像是又要放暑假一樣實施全校大掃除，掃出來的垃圾把垃圾場的大鐵桶都淹沒了。

但韋恩颱風並不是讓那一年變得亂七八糟的原因。

開學後沒多久，有一天下午，我們四年級走廊上熱鬧的傳著一些話，據說第四節體育課的時候有一顆躲避球惡狠狠的砸在陸大的後腦勺，他要撈人來處理。原本我還當八卦聽得津津有味，沒想到放學後被架到學校後門籃球場旁邊的人竟然是我。六年級的陸大說要跟我單挑，因為我「得罪了他」。儘管我怎麼解釋說那球不是我丟的，我們班體育課根本不在早上第四節，但陸大仍只願意相信他已經相信的。

陸大這個名字很怪，所以全校沒有人不認識他，他是全校學生裡面最大尾的。他爸爸是個開計程車的，他家裡還有一個妹妹陸萍和一個弟弟陸寬，他們兄弟倆被爸爸期望很深，花許多錢給他們補習才藝，那年頭開計程車似乎挺好賺。他那聰明弟弟學得挺有那麼回事，彈起鋼琴來指頭像在琴鍵上飛，用眼睛抓都抓不到，也可能是他表演都在很高的司令台上的原因。還有繪畫比賽他弟也常拿獎，每個學期一定還會有一次在朝會時上司令台演講。至於陸大則完全不在那條路上，國小六年級了注音符號還背不透，補習的錢全都拿去請跟班吃喝掉了。陸大每天被酒醉老爸打，打得他滿街跑，越跑越快他也就越壯，比小一歲的妹妹與小兩歲的弟弟高出一個頭不止。在學校也看到他常打他弟弟妹妹，打起來就像老爸在打小孩。

長大後那被打得長不高的弟弟成了竹科某公司的工程師，而不曾被用心栽培的妹妹後來反倒念了個藥學博士回來，跟當醫生的老公在市區合開了一家綜合診所，錢多到不會花。但妹妹與娘家從不往來，小時候被爸爸打哥哥打連弟弟也打她，她大概恨死了自己的家人。

至於陸大，他沒有長大。

這些都是後來發生的事情。

在躲避球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以前，我與陸大一點都不熟識，根本也沒機會了解他的家庭生活。但在這件事情之後，我跟他家的關係像打死結，想解也解不開。

如果時間可以倒轉，我不知道自己還想不想重來，但我真的很懷念小學四年級以前的生活。

在四年級以前我的功課表現一直很好，小一第一次考試我就考了全班第一名，從此之後便始終維持在班上的前五名，最差的一次也考了第五名。每次領了獎狀回家，父親會趁著送信的空檔把獎狀拿去市區的美術社裡裱框，然後帶回家掛在電視後面的牆上，但從我升上小三之後就沒了，不是我不再領獎狀而是那面牆已經沒位置掛了。後來父親都把獎狀用塑膠袋包好，裝箱，收在樓梯下的儲藏室裡，只留下幾面掛在牆上，當然都是第一名的。

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我就是坐在成績不太好的同學旁邊，這是因為老師的策略排列，試圖以好成績的同學影響不用功的同學，後來證明這個方法是個屁，原本用功的同學反而因為與

不用功的同學親近了，成績快速下滑。很久之後老師終於發現這個問題，便開始實施菁英策略，把好學生集中坐在一起，壞學生就全部被排到教室後面去。因為老師這個規定的轉變，我與黃文心才有機會共同分享一個桌子長達一個學年。

雖然我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但因為我很內向，不太愛講話，所以在班上的人緣一直不是太好。這不是我自己覺得的，在每學期結束的總評量上面，老師的評語總是說我資質聰慧，內向寡言。因為這個「內向寡言」，我很容易被找麻煩，有時即便是簡單的事實我也無法輕鬆與人爭辯，最後淪為常態性被欺負的對象。

關於這點，我一直到現在想到都還把某些人恨得入骨，如果有機會，要我殺死他們我也願意。

因此，當陸大糾眾把我拖到學校後門，指著我鼻子說我拿躲避球 K 他，得罪了他，我緊張得怎麼說都沒辦法把事情說清楚。即便真實的狀況是，在陸大被砸中後腦勺的時候，我還在教室裡捧著數學課本研究黃文心左邊脖子上那些短短的汗毛。

也許對陸大來說，聽一些他不相信的解釋真的太難了，他真的很用心在向他爸學習。

「單挑，或圍毆。」

對於只在學校流言中聽過他的事蹟，連他的背影都認不出來的我，看著他以小學生稚嫩預肥的臉所能擠出的兇狠表情，在幾乎貼近我鼻頭的距離講出這些話時，我真的怕得以為這世界只剩下單挑和圍毆兩個選項，其他的全是一片空白，恐怖得沒什麼好留戀的。

而旁邊幾個真的很小的小混混，也全都虎視眈眈的盯視著我，表情裡全都是欺負弱小、弱肉強食的莫名興奮。

我沒回答，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當時的我連這兩個詞的真正意思都還搞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跟我一樣。我只知道才隔了不到幾秒鐘，我的領口就被提高到喉嚨的位置，像被什麼東西噲到一樣，我不自主張開喉嚨準備咳嗽，事情就在同時發生了。

我並沒有確實看見拳頭和我的額頭碰觸的瞬間，因為在陸大的拳頭飛到我眼前大約十公分的時候，我的眼睛早就因為身體的防衛自動閉上了，只有腦子裡清楚的發出「損」的一聲。

其實並不怎麼痛，恐怖的是離開世界的感覺，強烈撞擊產生瞬間的暈眩，不太陽月亮連地球都消失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滾到地上的。

陸大一擊得手我想他是又追了上來，因為我幾乎是在倒地的同時就感覺到身體被壓制住，領口則是再度被揪緊。

我沒有生氣，我甚至連想逃的想法都沒有，但身體卻莫名起了反應。我感覺到我自己的手也伸出去與陸大揪住我的手攪和，四隻手碰到一起便像兩條風箏線一樣，緩慢卻無法抑止的攪纏在一起。

經過一陣翻滾和稚嫩的吆喝後，高過我半個頭的陸大被我壓制在地上。現在的我還可以很清楚的記得陸大發現竟然被我壓制在地上時的眼神，那是一種輕微的不可置信，像是興奮的衝到玩具店卻發現口袋裡錢帶不夠的樣子，另外還有一種很強烈的恐懼，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反抗過他，但我想他對於現在我們之間的狀況有很大的恐懼感。但不甘與恐懼在眼神裡是隱藏的，他眼神當下仍然想要演出一股氣憤，與他嘴、齒、鼻、眉合作，營造出兇狠的表情，想把顯然比他強的獵物嚇跑。就像那個成語故事：遇見老虎的驢子。

當下我幾乎無法思考，若硬要找出一種感覺，我會說是悲哀。

我朝他眼圈揍了一拳，然後將他的脖子緊緊的掐住，像在抓一隻隨時會跑掉的魚。因為腎上腺素激增的關係，我無法抑制的加重力道，兩隻大拇指像一對鐵鉗似的壓迫陸大的喉嚨，我甚至可以感覺到他脖子裡的液體正艱難的蠕動著。

從小我就一直知道自己體格長得不錯，雖然沒有陸大那般魁梧碩大，但跟同年齡的小孩比起來我總是略勝一籌，鄰居的媽媽們常問爸爸到底是拿什麼餵我，爸爸只是笑笑。

但就像是刻意壓抑似的，我並不使用暴力，與鄰居孩子們玩的時候，起了衝突也總是以向大人報告來解決，雖然得了一個爪耙子的外號讓我非常氣憤，但不知為何我卻總是盡量避免使用肢體力量。

這是我第一次和人打架，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打架；也從來不知道原來暴力這麼好用。看著陸大被我壓制在地上痛苦的神情，我的心裡有點害怕，腦子裡有一個聲音不停的叫我鬆手，算了算了。但事實卻是我仍死命的掐著陸大的脖子。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有一種想要知道繼續掐下去結果會怎樣的好奇心，讓我的雙手在當時不僅沒有絲毫放鬆，反而不停的施加力量。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件事對我後來人生的影響，只是很單純的認為是他先動手的，我就算被抓到也不會有事。

糾纏一直持續，陸大抓住我手臂的手勁越來越弱，原本一挺一挺的腰也只剩抽動，但我仍然沒有放手的念頭。現在回想起來，在那一刻我大概進入了人家說的忘我的狀態，除了眼前陸大的臉與他翻白充血的紅眼，我幾乎失去當時外在景象的記憶。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看見陸大時的情景。

也是上學的第一天，母親牽著腳踏車離開後，我一個人摸摸蹭蹭的終於遠遠看見學校，那時早已過了上課時間許久，入學通知單上提到的新生歡迎儀式早就結束，只剩地上幾片沒掃盡的花瓣。

就在我走到校門口對街時，遠遠的一輛計程車像一堵牆壓過來，停在校門口與我之間，高速急煞的車輪揚起一陣乾燥的塵沙，順著熱風把我掩蓋。塵沙過後計程車後門打開，衝出來跟我差不多大小的一男一女兩個學生，兩個人關上車門後就直接往學校裡面跑。他們離開後計程車一下子沒有動靜，我從計程車前面緩緩走過去，看見擋風玻璃裡面一個嚼檳榔中年男子的側臉，副駕駛的位置是一個看起來比我大的胖男孩子。中年男子嘴唇紅紅不停開闔著，從他猙獰的眼神看來，是在罵那男孩。那男孩頭低低的沒有表情，但眼神像狼一樣吊高盯著車外的我看。

為什麼我知道他盯著我看，因為我也盯著他看。

我緩緩的繞過白得刺眼的計程車引擎蓋，感覺到車子低吼著散發熱氣，那是一輛裕隆青鳥1.8，跟我們家巷尾那個老芋仔開的計程車一模一樣，只是老芋仔的青鳥是鐵灰色的，眼前這輛是白色的。在方方正正像幾片白土司疊在一起的車廂裡，我看見那中年男子急急的罵著，那男孩則不甘示弱似的一直與我眼神對盯，直到「幹！恁爸在講你是有在聽沒？」中年男子突然吼罵，聲音大到連車外的我都聽得清楚，同時還狠狠一掌打歪男孩的頭，連帶把他眼神也打散，他轉頭過去看著男子，帶點恐懼的點點頭。

車外的我更恐懼，趕緊快步走入校園。

後來才知道，那個長得有點像卡通天方夜譚裡小胖的男生，就是陸大。那時，他在車子裡盯視我的眼神跟現在就有點像，只是現在的眼神裡還摻雜了他望向他父親時的懼怕。

懼怕！陸大怕我！

就在一瞬間，我的腦子裡突然電閃過這個念頭。在學校裡幾乎是地下教父的陸大完全掩飾不了害怕的眼神，而他害怕的對象就是我。

不知為何，我的嘴角竟不自主顫動，無法抑制的想要微笑。

就在感覺到嘴角拉緊的瞬間，我便飛了起來。

陸大的朋友們把我從他的身上拉開，拖到幾公尺外的樹下，十幾個拳頭腳板同時往我身上猛砸，我的眼睛鼻子嘴巴肚子背部大腿小腿；連那裡都被踢了好幾下。我不知道陸大被躲避球砸到的後腦勺到底是有多痛，但我那時感覺到的一定比被那個還痛，我心裡想，還真是痛。

單挑，或圍毆。

他媽的！

從那時候開始，我像是近視的人戴上眼鏡一樣，突然看清楚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很大很廣，有多到數不清的選擇，並不是只有單挑或者圍毆這麼簡單，只會在選項裡找答案的人都是白癡。因為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會管你選擇了什麼，想用什麼態度生活，它只會用它自己的方式對待你，不只是單挑或圍毆這麼簡單。

手腳太多，我直覺抵抗，一手一腳的撥開，但那些手腳像有生命的水草，一直往我的身體纏來，怎麼樣都解不開，連浮上水面換氣的時間都沒有。在那樣被拳腳擠壓的狹小空間裡，我只好盡量縮起自己的身體，就像還浸泡在羊水裡的嬰兒，但外來的攻擊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浸滿羊水的子宮裡擠得要命，似乎連空氣都在打我。有一隻腳狠狠地往我的肚子上踢來，痛得我悶哼一聲，差點哭出來。我伸手死命抓住那腿，張口往大腿上就咬，那大腿感覺到痛，肌肉抽顫一下隨即拼命想往後抽。我上下兩排牙齒便更用力往彼此靠近，大腿的主人馬上痛得大聲哀號，那聲音我一直到今天還記得。

尖銳又粗啞；集中又分散；忍又忍不了，聲音高低急轉，高的像野獸，低的也像野獸，嘴巴再大都不夠宣泄，直接就從聲帶裡爆開，顫抖的破音。

我剛剛沒有完成的微笑，出現了。

※※※※※※※※※※※※※※※※

站在偌大的導師辦公室裡，校園裡除了三三兩兩的拍球聲音，就只剩下聒噪得讓人心煩的蟬叫聲。

老師們走來走去，或者趴在桌上改作業，沒人理我。我只是安安靜靜的站在面對校門口的窗戶前面，導師不在辦公室裡，她在校長室。

「呷呀」一聲，辦公室紗門被推開，開門者似乎害怕打擾了門內的什麼，動作遲緩，卻反而把開門時的吱嘎聲拉得長遠，尷尬得連辦公室都幾乎要彎腰看向自己裡面。

是我父親。父親連焦急的時候都這麼溫吞，這麼怯懦。

父親穿著一身郵差制服，綠油油的走進辦公室來。看這時間，父親大概剛下班到家，連制服都沒來得及換就接到電話了。深綠色衣服吸飽了父親的汗水和外頭的午後陽光，在陰悶的辦公室裡散發一股酸熱。

父親後面沒有誰，母親沒來，她不會來。她在我上一年級後沒幾天就跟人家跑了，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只帶走她所有的衣物和嫁妝裡值錢的首飾，還有一張我們全家福的照片。那是在我快上小學前幾個月，全家去動物園玩時拍的照片。我站在正中間笑得非常開心，陽光把笑容切割得更誇張快樂，彷彿攝影者做了什麼好笑的事情，惹得我狂笑。父親和母親分別站在我的

左右兩側，父親站在我左側，挺直上身，右手搭在我肩上，左手抓著一頂帽子垂在大腿側邊。那天風大，快門拍下的瞬間，父親襯衫左側下襬被風吹開了。要求完美的父親對那掀開的下襬一直耿耿於懷，說那拍照的人真不會抓時間。

母親則是站在我的右側，左手伸到我的背後鏡頭裡看不見，右手不知是正要舉起來做什麼，就在舉到跟我一般高的位置時就被拍了下來。移動的手模糊不清，好像是從這個世界伸進另一個時空裡去，就在要縮回來時就被拍到了。

其實那個幫我們拍照的人時間抓得很好，再慢上半秒鐘，照片裡顯現出來的就不是那麼快樂而美滿的家庭了。

那張照片之後父親和母親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我。

因為，就在快門閃動的那一刻，母親搭在我後腦勺的手突然用力把我的頭往前一按，讓我的頭猛然往前一點。那個動作和攝影者按下快門的時間幾乎同時，母親誇張的笑聲也在同時響起。

被惡作劇的我覺得照片拍壞了，在母親大笑的下一刻便緊張的大哭起來。

雖然後來父親有意請那人再幫我們拍一張，但因為我一直哭個不停，根本沒有辦法再繼續拍照。倒是父親趁隙又多拍了好幾張我張嘴大哭的表情。

而母親則是收不住笑容的蹲在我身旁不停的道歉，說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想要跟我開玩笑。

但不知為何，母親越道歉我越生氣，後來整個人歇斯底里起來，母親伸出手要抓住我肩膀，我激動得兩手在空中不停狂甩。突然，一巴掌就往母親臉上掃去，力道不大，只掃起母親垂在臉頰兩側的頭髮。現在的我不太清楚當時的我是無心的還是有意的，只知道那一瞬間母親的臉色馬上沈下來，勃然大怒，也重重的打回了我一巴掌，把我嚇得當場噤聲。

之後，便是父親和母親在動物園門口毀天滅地般的爭吵。因此，那天到最後，我們始終沒有進到動物園裡面，除了這張拍壞的照片，也沒有再按下快門，拍到任何動物或景物或人物的照片。

母親離家後，父親好一陣子幾乎不出門，只有一搭沒一搭的接些零散的水電維修工作，把日子過得很窮苦，讓我在學校過得很自卑。幸好，我們並沒有窮很久，也許是從母親離開的悲痛裡醒來了；也許是窮怕了，不知道是怎麼開始的，父親有空的時候開始跑書局，然後一整天窩在家裡認真的看著一些很厚的書。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就穿著綠色的制服騎著綠色野狼機車出門去送信了。

他說，他考上了郵差。

從此變成一封信的樣子，緩慢無聲。

「怎麼了？」父親從兩個辦公桌外的走道走過來，眼神帶著關心與憂慮，但卻安靜的行進著，一直走到我身邊才壓著聲音問。但即便父親如此低調，辦公室裡的老師們仍然飄著眼神望向我們這邊。

「……。」我不敢講話。

「你被同學打？」

「……。」

「這是什麼，我看看。」父親將我拿在手上的通知單拿去。

「你打死人？」父親壓抑不住情緒，聲音突然放大，我也壓抑不住情緒，眼淚像被擠出來似的滑過臉龐，滴落地面，與幾滴血漬重疊在一起。

「我……我沒有……是他先打我的……」我連我自己講什麼都聽不清楚。
一位女老師表情嚴肅的往我們這邊走過來。

任何事情不在該適可而止的關鍵點上停止的話，都會失去控制。

當時，他們不停的對縮在樹下的我拳打腳踢，有些人嘲諷似的邊笑邊出手；有些人則兇狠的罵著：「敢動陸大，給你死」之類的字眼。

我完全不能理解，都是才十出頭歲的孩子，為什麼可以有這麼重的江湖氣息，才只是小學生而已為什麼會對同儕有那麼濃厚的恨意。當時打我的那些孩子，出手之兇狠，完全不輸給我之後所經歷的任何一場鬥毆，然而我們那時候都還只是孩子，思想應該單純快樂，對於生命應該懷抱無盡的希望與略帶恐懼的虔誠啊！

在那之前，我與那些孩子的生活完全不同，父親身教言教的影響下，我過的是簡單而嚴謹的生活。除了母親陰晴難判的性格帶來不定期的恐懼，基本上我對於童年生活的印象是彷彿凝望著日光燈般明亮無暇的。從來不認為有事情可以用暴力的方式處理，甚至，在那之前我根本不認為這世上會有道理說不通的事情。

當然，這些只是我後來回憶時比對出來的想法，在肉體正承受著極大打擊痛苦的當下，我是沒有辦法思考的。只是不斷的聽見辱罵的聲音、不知道是什麼物體與我身體快速接觸的撞擊聲音；還有就是跟著每一下撞擊時我無法阻止自己發出來的悶哼聲。

除此之外，完全沒有人發現陸大還躺在地上，並沒有爬起來加入圍毆我的行列。等到他們終於打爽了，才有人發現陸大兩眼翻白、臉色鐵青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事實上，我以為當時的我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他們放棄對我的興趣，像看見砂糖的螞蟻似的，全都跑過去陸大身邊圍著，不過沒有圍得很近，有個膽小的還當場就哭了起來。

那天不知為何太陽很猛，明明已經下午四點多了，水泥場地卻還明亮得會刺眼。

我努力睜開眼睛望向那群人，在白花花的天色下，一群白衣短褲的小學生將陸大的身體團團圍住，但沒有一個人敢蹲下去碰他，沒有一個人。

現場安靜得像游泳池底，那些小小同學們的身形則像是從池底往上看的人影，模糊扭曲，甚至像棉球般霧成一團。

也許我流淚了。

幾個老師趕到時我已經爬起來，坐在樹下喘著氣，陽光從樹葉間篩下來，一閃一閃的。

剛剛那個膽小的小孩走在最前面引領老師們到後門來，在靠近陸大幾步遠的地方就停住，老師們看見小孩躺在地上，紛紛緊張的趨前察看。

剛剛揍我揍得像上癮似的小孩們全都不見了，連一直在現場的我都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跑掉的，又跑到哪裡去了。

一個男老師把我叫起來，把我身體轉過來轉過去，問我哪裡痛。我沒說話只是張開嘴巴，一顆門牙在痛，舌頭一推那牙齒就像沒拴緊的門板一樣翻開。老師看了看，沈默的把我帶進保健室擦了點藥。

擦藥時我才感覺到痛與溫柔，那老師雖然板著一張臉，但擦藥的動作卻出奇的輕柔。出血的傷口止住後，他又拿出一罐藥膏，稍微用力的推拿我淤血的地方，我吃痛悶哼出來，老師便把手勁放軟，繞著圓周揉著。擦了藥後那老師又把我帶進老師辦公室。

「給我站好！」引導我的過程中安靜而溫柔的男老師，一進辦公室卻突然像情緒崩潰一樣在我耳邊狂吼，「敢動你就給我試試看！」

我毫無預期，被嚇得身體幾乎崩裂，抬眼望他的同時眼淚瞬間奔落，想忍都忍不住。其餘老師紛紛靠上來與那老師私語，一陣對話後每個老師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樣了，沒有一個老師上來安慰我。

學校裡很快來了救護車，喔咿喔咿的把蟬都嚇得無聲，兩個男護士把躺在校長室沙發上的陸大用擔架抬上救護車，幾個老師跟主任也一起開車跟了去，剛剛兇我那個男老師也是其中一個。

我被罰站在面向校門口的窗戶邊，透過辦公室的窗戶，看到救護車來了又去，下午的陽光跟救護車的聲音很搭，都讓人恍恍惚惚的。

我不知道要在這裡站多久，我感覺到自己嘴裡明明已經止住的血又汨汨冒出來，然後看見鮮紅的血滴落在地上，我嚇得要死只敢低頭讓血從唇角直接滴落，不敢抬頭讓血滑落下巴。

一個女老師走過來要我坐著休息，我搖搖頭不敢，男老師的話掐在我脖子上，那女老師叫不動我，隨手抽兩張衛生紙給我就走開了。

過了不到十分鐘，父親就來了。

雖然已經五點多了，但一路上陽光還明媚，典型的夏季，非常符合我對於童年的印象。父親騎著他那台噴漆成墨綠色的野狼 125，砰砰砰的震動像老人咳痰一直咳不出來。我坐在後座，離父親身體一個拳頭寬，不敢環抱他的腰只把手往後伸抓著鐵桿。父親的肩膀很高，從肩膀望出去就會被太陽射得睜不開眼，我賭氣似的硬要盯視，還是沒辦法，一連打了幾個噴嚏，低下頭看，眼前的景色在眼裡全變成了底片，好一下才恢復。

牙齦裡的血又滲了一些出來，血腥味很噁心，好希望含一顆糖果，仙楂糖也好。

騎了好久的摩托車，終於到了市區醫院。我一直覺得父親並沒有騎得像事情的嚴重性那麼快，從我們家到市區醫院的路我也跟著來過幾次，從來沒有這一次騎得那麼久。

到了醫院問了樓層房號，我們便去等電梯。醫院的電梯都很慢。

「走樓梯。」父親說了這句話便轉身尋找樓梯，我趕緊跟上去，爬樓梯的時候父親連一句話都沒說，我追著他的綠色背影，一階一階的爬上三樓。在走進加護病房時父親停下腳步等我，卻始終沒有看我一眼。等我跟到父親身邊時，聽見他微微的吸了一口氣，然後開門進去。

「幹你娘，你是按怎教团的！」

走出病房下樓梯的時候，父親仍然一句話都沒說。

他現在跟我有點一樣了，臉上有傷，嘴角裂出幾條細細的紅縫，綠色的制服領口很凌亂，敞開的地方可以清楚看見脖子上的勒痕。

跟陸大脖子上的一樣。

走出醫院門口，陽光已經沒了，黑夜很像是突然就出現了。每當遇到這種情景我總有一種悔恨的感覺，好像這一天都白過了，沒有好好把握白天，讓它一下子就溜走變成了黑夜，黑夜過了就是一天了，這一天就這樣稀微的要過了。

過了，就不會再回來了。

醫院旁邊的街道上攤販林立，在我們背後醫院的電動門即將關上的時候，我又聽見父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感覺像是父親進去病房前吸入的那口氣一直到現在才吐出來一樣。

在回家的路上父親買了兩個便當，停好車進了屋子，父親與我分別坐在長藤椅兩側，邊吃著便當邊看電視。電視後面牆上就是我的獎狀，現在只掛兩張，一張是二年級參加注音比賽得第一名；另一張是三年級上學期第一次月考考第一名的獎狀，那是我自己選的。玻璃裱框會反光，遠遠看去兩張獎狀長得一模一樣，只有站到電視前面仔細看才看得出來，月考第一那張因為是全校第一，獎狀比較特別，上面有我一張小小的黑白大頭照，擠著下巴在笑。現在這種氣氛下看著那兩張獎狀令我坐立難安，簡直像是白牆上睜開的兩顆眼睛，死命的盯著我，尤其第一名那張照片裡我那個有點驕傲的笑容，看起來特別假，但看向電視的目光根本就沒辦法不看到那兩張獎狀。我和父親都沒講話，扒飯當中我不停用眼睛餘光偷瞄父親，但父親只是木然的看著前方，他一定也在看我那兩張獎狀。

電視裡的新聞畫面突然出現我們去動物園時看過的那個圓山大飯店，我心裡一陣鬆軟，感覺空氣裡的養分增加了。新鮮又熟悉的題材出現，我與父親冰冷的失聯狀態似乎有了聯結的契機，我的心跳變重，張嘴無聲的多吸了一些空氣，轉頭望向父親，他仍然沒有表情的看著電視，我的視線頓時就冷了下來。那是一個新的政黨即將成立的新聞，畫面裡圓山飯店周圍停滿了車子，或站或坐也很多人，人們手上都舉著綠色旗子，跟部份碩大的國旗互相交雜在畫面裡。記者的聲音在旁邊敘述著什麼，但內容我當時聽不懂，只隱約了解那是個跟政府有關的新聞。新聞的時間很短，大約只有十秒鐘左右，接著就轉成總統蔣經國在視察工廠的畫面，大家都搶著和總統握手。這時候，父親突然低聲說了一個字，我因為注意著電視畫面沒聽清楚，隨即，父親便放下便當盒，走上前去把電視關掉，要我趕快去洗澡睡覺了。

我哦了一聲，把便當盒收拾好，轉身往裡間走去。

「爸，」站在走廊口，我還是忍不住問了，「陸大，會好嗎？」

「……」正要從煙盒裡抽出香煙的父親頓了一頓，沒有正面回答我，「緊去洗身軀！」

我沒得到答案，但其實已經得到答案，只是我還小，不相信自己的判斷。

洗完澡要走回房間的時候，我看見父親還坐在椅子上，低著頭似乎在想什麼，撐著頭的手上還夾著一根煙，煙頭早已經黑掉，地上掉了一堆煙灰。

父親頭髮濃黑，頭一低就把臉遮住了，沒有了臉，看不見父親情緒，我有點慌。

「爸，我去睡了。」我怯怯的喊著，試圖連上父親的情緒。

父親沒有抬頭也沒有回頭，只是輕輕的嗯了一聲，那聲音聽起來憂鬱得像地上的煙灰，電風扇一吹就散開了。

「歹勢。」我說。

「不要跟我說歹勢，去跟你同學說！」父親抬起頭望向我，眼神直盯盯的看著我。

那時的我真的太小，看不出父親的眼神裡是心疼還是憤怒；是原諒還是不原諒。而我，我也不知為何自己會說出對不起。不知是真心認錯，還是因為害怕。

但現在我知道，父親一直認為是我的錯，他跟老師們的看法一模一樣，認為我對不起陸大，都要我去跟他道歉。但父親又是那麼疼愛我，我心裡唯一感到抱歉的人不是陸大而是他，但他卻不要我對他感到愧疚。因為陸大的事情父親在醫院病房裡被那麼屈辱的對待，但他卻不要我對他感到愧疚。他要我向陸大道歉，這件事情讓我愧疚，對於陸大，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做錯！

一個禮拜後，我回到學校上課，那一週裡父親都載著我一起去送信。我心裡除了感謝父親對我不加責罵之外，我還開始慢慢覺得父親孬！休息的那幾天我天天幻想著父親乾脆幫我休學，讓我到郵局幫他工作，但他卻只是靜靜的載我跟他一起到處送信。

這期間他去了兩次學校，我不知道他去做什麼，他都要我在外面等。穿著便服站在教務處外面的走廊上的感覺很怪，所以我都寧願在摩托車旁邊等父親，儘管外面的太陽像蟬聲一樣熱烈。

最後，父親還是輸了。我以為他在幫我辦休學或轉學，但他並沒有。他跟陸大的家人談了什麼亂七八糟的協議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跟學校談的結果就是幫我請一個禮拜的假，然後我又得繼續回到學校上課了。

重新走進學校那一天，我感覺似乎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雖然學校還是那所學校，校門口還是第一天上學的樣子，老師也都還是一樣的老師。一開始我進度有點跟不上，老師講的課文都聽不太懂，一個多禮拜後才慢慢進入狀況，但第一次月考我還是落到了史無前例的第十二名。

重新上學後我有一個新的工作，就是每天要到陸大的教室幫他把作業拿到三年級交給他弟弟，我不懂為什麼不能叫他弟弟或妹妹自己去拿，這樣的要求也許是為了要時時提醒我，是我把陸大弄進醫院裡去的，是我讓他永遠不能回到那個位置上，是我讓他永遠沒辦法自己把作業帶回家。

考出十名外以後，老師常常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講話，但我發現自己開始聽得懂老師講的話，他們講的都是屁話。他們也是只懂得單挑或圍毆的人，他們不斷苦口婆心告誡我不要想單挑全世界，應該要好好努力以保證自己可以加入圍毆別人的行列裡。

他們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其他的選擇。

從那次考試之後，我再也沒考進過十名以內，但在同學之間，我似乎成了全校第一名的風雲人物。原來平時不爽陸大的人還不少，不管是被他欺負的或是跟他爭地盤的。許多原本跟我一點都不熟的人一個一個跑來跟我認識，有些人還很殷勤的與我稱兄道弟，一開始我根本摸不著頭緒，慢慢才發現，擺平了陸大，而且是用如此兇殘的方式擺平他，讓我在學校聲名大噪，甚至跟陸大一樣也有了一群死忠跟班，我甚至還開始收到情書。

當然，在不是單挑就是圍毆的概念裡，原來與我熟識的好學生們便開始慢慢的疏離我，他們看我的眼神從原本的熟悉與友好，全都變成一種輕微的恐懼。連黃文心也一樣，雖然她原本就不太理我，但因為陸大事件，她幾乎每天是哭喪著臉坐到我旁邊的位置上，有一次我打噴嚏還把她嚇哭了。

那時我才小四，十一歲都還不到，但我已經開始認識這世界，並且對它開始感到悲哀。